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续集

上

● [美] 罗伯特·史密斯 著
方觉 译

查太莱夫人

Chatailai

· *Ren*

四川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续集

查太莱夫人

上

●[美]罗伯特·史密斯 著
方 觉 译

爱情是一个暴君，对任
何人也不肯怜恤。

[法] 高乃依

爱情本是风波险恶的海，
这里总不免发生些猜忌，或
无谓的倾轧。

[英] 乔 叟

谁要以为爱情可以忘却，
忠诚可以践踏，那谁就该下
地狱。

[德] 海 泽

内容提要

本书系长篇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续集。

康妮与情人梅勒斯在勒格贝庄园分手以后，便回到她父亲的身边，而梅勒斯则到吉兰治农场去做工。恰在康妮身怀六甲的时候，梅勒斯与纯情少女薇拉在特伦特河的芦荡里狂热地相爱，使得康妮在孤寂中受着难产的煎熬。虽然他们最后经过万般曲折又走到一起，但已是貌合神离。灵与肉分离的结果，使得梅勒斯神秘地失踪了，康妮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再次拒绝克利福德要她重返勒格贝的“好意”，又在人生之路上徘徊了。

本书艺术手法独特，尤其是书信、日记穿插其间，对人物的刻画细入毫芒。特别值得提出，书中许多片断如一首首散文诗，使全书笼罩一种浓郁的诗意氛围。

本书既是对痛苦人生的悲悼，也是一曲理想幻灭的挽歌。

本书注释是译者经过考证后加的。



目 录

第一章	寂静的庄园	1
第二章	偷食禁果的亚当和夏娃	19
第三章	不速之客	35
第四章	无名岛上的野人	53
第五章	康妮日记 (一)	73
第六章	爱丁堡阴霾的秋天	111
第七章	梅勒斯与薇拉	133
第八章	梅勒斯与白黛·古蒂斯	157
第九章	弟弟姐姐与波尔敦太太	179
第十章	一个被扭曲的灵魂	193
第十一章	寻找达芬妮	209
第十二章	波尔敦太太致康妮的信	233
第十三章	旧梦难寻	259
第十四章	裂痕	281
第十五章	难产	311
第十六章	康妮日记 (二)	335



目 录

查太莱夫人	第十七章 难分难舍	355
	第十八章 一次尴尬的会面	379
	第十九章 飞蛾围绕篝火旋舞	397
	第二十章 莫尔农庄的枪声	415
	第二十一章 四季农事	435
	第二十二章 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459
	第二十三章 梅勒斯，你在哪里？	483
	第二十四章 康妮的梦	501
	第二十五章 你往何处去	525
	附录一 劳伦斯：一位堕入神秘主义的好人 ...	543
	附录二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生命的真谛	575
	附录三 劳伦斯年谱	617
	附录四 劳伦斯著作年表	629



第一章 寂静的庄园

是英格兰阴郁的十月，天空多云而低暗，来自北海的季候风也循着秋的痕迹飒飒而至，带着一种凄清掠过整个英格兰。勒格贝坐落在高岗上，周围高大的橡树在秋风中摇摆着、呻吟着，似不胜肆虐的、任性的风力的摧折，那椭圆形的叶子一片接着一片，颤抖着依依不舍地纷纷离枝飘落。

夜晚的暗影笼罩着米德兰的别墅，那灰暗的石砌别墅的巨大黑影像一只横卧的野兽，在秋夜里显得十分孤独。随着女主人康妮的出走，庄园里的一切生气似乎也都被她带走了，只有一种难以忍耐的寂寞充塞于偌大的空间。一股微风从橡树的枝杈间逸出，在别墅的四周游荡，好像一个老妇的低泣，她似乎在为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生活影子而伤心。在别墅的远方，大概是看林人梅勒斯的小屋附近，有一只夜枭在不怀好意地笑，它似乎是在嘲笑世间的一切人，嘲笑他们自以为聪明，到最后还是要被命运愚弄。

这时候，有一点微弱的灯光从那石砌的别墅透露



第一章 寂静的庄园

查太莱夫人 出来了，那一格一格的窗子好像昆虫的复眼，不怀好意地盯视着远处的荒原。

这浑浊的灯光，就是从克利福德·查太莱男爵的书房中透露出来的。自从康妮决然地从勒格贝出走以后，他先是愤怒得无以复加，认为康妮撕了他的脸皮，给了他洗也洗不清的耻辱，这耻辱简直比那一发使他下身致残的炮弹还要厉害百倍。他狂怒得近于歇斯底里，在最初几天，他摔东西，骂他见着的所有的人，甚至骂一只兴致极好的在秋窗上用腿掸脑袋的苍蝇。弄得人们只好远远地躲着他，这时候，只有女看护波尔敦太太一人敢靠近他，讲几句颇具哲学意味的话，才会使他从癫狂状态中恢复过来。

最近一个时期，克利福德已稍稍平静了一些。在那寂寞难挨的晚上，他是一刻也离不开波尔敦太太的，就像一个经过惊吓的孩子离不开他的母亲。在有些凄凉的灯下，他安静地靠在轮椅上，静静地听着波尔敦太太的讲述。虽然那些陈旧的道理、过时的故事，他听了不止一遍，但惟有现在听起来，才这样警策动人。有时他竟会泪水潸然，用孩子般的恳切要求波尔敦太太再讲一遍。于是，在窗外秋风的叹息声中，波尔敦太太就用她那饱经人生忧患的眼睛看着他，用那苍凉的声音再讲一遍。是的，他受伤致残的身体需要他人的照料，同样，此刻他受伤流血的灵魂更需要别人的抚慰呀！多亏了善解人



意的波尔敦太太的照拂，才使他在人生的又一次危
难中活了过来。

今天，波尔敦太太回家办事，现在也没有回来。
看来今晚要克利福德一个人来度过这漫长的秋夜了。

他坐在有些昏暗的灯下，心中无主地茫然四顾。
书房里寂静无声，他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此
刻他期望着波尔敦太太推门进来，再像往日一样拥
炉而坐，在她徐缓的诉说中度过长夜，迎接又一个
黎明。他侧耳倾听着窗外的动静，只有一片飒飒的
秋声，既干又涩地掠过庄园。此外，就是女管家白
蒂斯老太太的干燥的鼾声时起时伏地从相隔不远的
房间传过来。

波尔敦太太今晚不会回来了。他是彻底地失望
了。

这时候，一只蟋蟀在壁炉的角落里如泣如诉地叫
起来了。克利福德在不经意间，不由得将他的目光
投向了壁炉，一只油黑发亮的木匣无声地放在壁炉
的旁边，一把金黄的小锁像一只充满诱惑的眼睛，
用一种异样的光辉招呼着克利福德。

克利福德看见那闪烁着的金辉，心里倏地一颤，
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那只小木匣已被遗忘很久了。他是不该忘记的
——那里装着如诗如歌的往昔，装着那一段一逝不
返的浪漫时光，装着他和康妮两人的心哪！



第一章 寂静的庄园

查
太
莱
夫
人

他不敢睁开双眼，就那样地闭目沉思，让那充满温情的往昔像一条潺湲的小溪在心头流过。

那是战前。一切都是那样地顺遂，在春风得意中，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时机，与含苞待放的苏格兰姑娘康斯坦丝·勒德不期而遇了。那时克利福德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不俗，再加家道富裕殷实，自然就成了许多姑娘追逐的白马王子。但他心中自有自己确定的目标，至于那目标是什么，甚至他自己一时也难以说清，那就只好等待命运的安排。

于是，康斯坦丝·勒德小姐在他搜寻的目光中出现了。

康妮第一次在克利福德视界中出现的时候，刚刚二十一岁，虽然她与姐姐希尔达在德国学习期间，已偷尝过禁果，已非处女了，然而她浑身上下充溢着的那种野性，与众多的大家闺秀迥然有别。在克利福德看来，她就像一棵长在荒原的野玫瑰，虽然多刺，却像野火一样美艳热烈，浪漫馨香，热情炙人。虽然这样具有野性的姑娘难以让人接近，但惟其如此，反倒更增加了十倍的诱惑力，使你千方百计地胆战心惊地接近她。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一钱不值；不容易得到的，则往往价值连城。

克利福德被康妮之美震慑了。他一步步贴近康妮，作着讨好的谦卑的微笑，但那位来自苏格兰的野性姑娘只顾与舞伴翩翩起舞，在她的意识中，就



根本没有这位未来的男爵的存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康妮的目中无人，委实是刺伤了克利福德的心。

查
太
莱
夫
人

那一夜，克利福德可谓长夜无眠。在暗中他下定了决心，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要征服这位野姑娘的心，把这棵野玫瑰采下来，插在自己书房的花瓶里，与她朝夕相守。

想到这里，他再也躺不住了。他从床上坐起来，披上衣服，走到书桌前，铺开信纸，就不假思索地写了起来。那支笔代他在洁白的信笺上，向着一位远居在苏格兰的姑娘倾吐着他的情愫。

亲爱的康斯坦丝·勒德小姐：

在人间，我们谁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一生的一切都要交给他来安排，由他来安排我们的命运、恋爱婚姻和生老病死。今天我与你的相识，就是他有意安排下的，这虽是偶然的相识，却是必然的相遇。谁敢违抗上帝的意旨呢？

我就像一个在草原游荡的牧人，但我放牧的不是羊群，而是来来往往的时间。我放牧着，也寻觅着，在时间走过的地方寻觅着花朵。人间恰如百花争艳的草原，上帝播种着青草，也没忘记播种野花。我在人间寻觅



第一章 寂静的庄园

查
太
莱
夫
人

着，但哪里有令人满意的花朵呢？我寻觅了十年，也失望了十年。正在感叹上帝只给女人其貌不给女人其魂的时候，你以令人惊悸的美艳在我的视野中出现了。我这游荡的牧人必须勒令时间停住，让我驻足细观，难道康斯坦丝小姐是上帝的造物吗？你是这样地完美无瑕，真令上帝也要生起嫉妒之心。我不禁要问：造物主造人间万物的时候，都没有忘记给他们一些缺陷，为什么单单遗漏了你，让你如此完美无缺呢？我在私下产生了怀疑，怀疑你是否以你的聪明和狡黠，在上帝不经意间，贿赂了他呢？所以他才让你毫无缺欠地来到人间，让你来扰乱一个名叫克利福德·查太莱的青年人的心。

说这些话，可能对你多少有些不恭和冒犯，但正如乡间的古谚所说，只有爱之切的时候，才会胡说八道。请原谅我的胡说八道吧！

你这棵荒原的野玫瑰，从今以后，我要扔掉我的牧鞭，令时间的羊群停住，我要昼夜守护在你的身旁。当天旱天空没有云霓的时候，不要害怕，我的姑娘，我会用源源不断的泪水浇灌你；如果眼泪干了，我会用尖刀剖开胸膛，掏出满腔鲜血浇灌，让你的花



瓣更红艳。如果秋霜早降，我就化成寒夜的篝火，彻夜在你的身边燃烧，直到温暖的太阳重新出现在荒原上。康妮，野性的康妮，你看见了一个英格兰青年为了诚挚的爱而欲哭欲泣的心吗？

康妮，我虽然身居小镇，见识短浅，但我却几乎走遍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广大土地，可谓阅人多矣。自然，女人我也见过成千上万。有的女人娇美绝伦，有的女人素雅如菊，有的女人痴情如火，有的女人含蓄如诗，毋庸讳言，她们都有几分可爱之处。如果在这广漠的世界上没有你的出现，在她们之中选中一位作为终身伴侣，也是未尝不可的。但她们与你相比，就如麻雀和夜莺，究竟谁最尊贵，那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康妮，你知道勒格贝小镇一个痴情青年的心吗？这颗鲜红鲜红的心永远为你而跳跃。

来吧，康妮，快快到我的身边来做我的妻子，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携起手来，管理好我们的勒格贝庄园。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上祖辈们留下的马车，到特伦特河边去野游，春天的河水在阴沉多云的英格兰天空下，充满着忧郁向下流去。一行



第一章 寂静的庄园

查
太
莱
夫
人

行野鸭飞起复又落下，就像年轻的济慈^①把他的抒情诗行写在忧郁的天空上，然后又写在平静无波的特伦特河上。他爱沉思的英格兰，因而才那样热情而又忧郁。爱得真切，就会时时有忧愁生自肺腑。康妮，你说不是吗？

初秋的勒格贝是天高气爽的季节，万物经过一番炼狱般的轮回都已成熟。有的虽然即将死去，却怀抱着万千希望平静无悔地追踪秋天而去，准备明年加入新一轮的生死轮回。你来吧，到这里来看人生似乎会比别处看得更加透彻。

克利福德·查太莱

当那位留着八字胡须的邮差把这封情意绵绵的信送到康斯坦丝手上的时候，正是肯辛顿庄园的清晨。那时康斯坦丝正与姐姐希尔达在林荫匝地的院内打网球，她们的父亲，那位达观的麦尔肯·勒德爵士正坐在一把高背椅上给这场无规矩的比赛当着裁判。

接到了一封来自英格兰的信，并且是一个陌生的

^① 济慈 (Keats 1795-1821) 英国诗人。最出色的作品有《夜莺颂》、《秋颂》、《希腊古瓮颂》等。



人写来的，起初大家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自然就停止了网球比赛。

康妮把信从信封中取出来，刚刚看了几行，就吃惊地叫了起来。麦尔肯爵士和希尔达看见康妮那种惊诧莫名的样子，似乎猜出了那是一封什么信。

麦尔肯爵士说：“康妮，我的女儿，你先别公开宣布那封信的内容，让我和希尔达猜一猜，看是老年人的头脑聪明还是年轻人的思维敏捷……”

麦尔肯的语音未落，快嘴快舌的希尔达把右手握着的球拍一扬，赶紧抢着说：“还会是谁，一定是我们的保姆玛莎太太写来的，她是最爱康妮的。”

麦尔肯爵士微微地摇了摇头，笑着说：“事事都想捷足先登的希尔达，我的大女儿，这次你肯定是猜错了。你忽略了在康妮的眉宇间那一闪即逝的表情，是那样微妙，只有接到求爱信的少女才会有那样复杂的表情。不信，你就问康妮吧！”

性急的希尔达往起一蹦，大声催促着康妮：“你就快说吧，到底是谁写来的？虽然爸爸说得那么肯定，可我仍然认为是玛莎太太写来的。”

康妮却笑而不答。

这时一阵轻风在康妮的身边刮过，把她手中的信刮到希尔达的球拍上。希尔达赶忙把信拾起来，在手中展开，就高声地开始朗诵。

学过声乐的希尔达声音甜润而深沉，加之朗诵的



第一章 寂静的庄园

查太莱夫人 又是这样一封纯情的信，所以就使克利福德先生的这封信显得分外动人。到最后，希尔达竟然激动得声音发抖，有两行热泪分明地从脸腮上流了下来。

这封信显然也感动了麦尔肯爵士那颗饱经忧患的心。老人沉默了片刻，徐缓地说：“这是一个哲人对人生的评论，也是对爱情的深刻诠释。康妮，大胆地投到这位查太莱先生的怀抱吧。莫失良机，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最好的机会可能只会有一次。”

希尔达仍然把那封信捧在眼前，似乎要在字里行间寻觅出更多的微言大义。被深深感动的姑娘好半天才从沉梦般的陶醉中醒来，她半是对己、半是对人，深情地说：“只有天才的诗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信来，只要其中的一句，也会俘获千万姑娘的心。康妮，你大概是上帝的女儿吧，所以他才如此垂怜于你！”

可是康妮呢，看着父亲和姐姐的表情，只觉得十分好笑，她那湖水一样深沉的眼睛闪着一丝鄙夷的光芒，她抿了一下嘴，不以为然地说：“依我看，这位克利福德先生差不多是一位十分饶舌的精神病患者。对于一个陌生的女人，刚刚见上一面，就多情得要死要活，这对于务实避虚的英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麦尔肯爵士说：“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千变万化的英语也似乎变得贫乏平庸，世界上



有几个莎士比亚呢？克利福德先生能用纯正的英语，把他的心剖自得如此清楚，也是十分难得了。雄孔雀在它的爱侣雌孔雀面前，五彩斑斓的毛羽它也自认为平淡无奇。我的女儿，别让那颗焦渴的心等急了，快让你的信像一朵带雨的白云那样，在勒格贝那地方降下一场甘霖吧！”

希尔达也说：“康妮，快写吧。否则，我会捷足先登的！”

康妮神秘地一笑，说：“我会写的！”

于是，就有了这封铺展在克利福德先生书桌上的信。

亲爱的克利福德先生，我陌生的朋友：

你大概是勒格贝小镇的莎士比亚吧？我佩服你竟有那么多的清词丽句献给一个并不出色的姑娘。你的激情（廉价的也好，真实的也罢）感动了我博学多才的父亲，他称你为哲人。我的感情丰富的姐姐则认定你是一位诗人（说不定你真是流落到草莽乡野间的桂冠诗人呢），你的有些矫情的文字立刻俘获了希尔达的心，如果不是出于姐姐对妹妹的怜惜，说不定现在她已经坐在米德兰庄园里，成为你的新娘了。

你的信虽然太轻率了一点，但我还是赞